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十一

漢

田制 田制不立無以爲久遠計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陋就簡不立田制以爲久遠  
 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  
 地陘蕭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爲民請曰長  
 民得入田郡國地或磽陘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徙寬  
 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陘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徙寬  
 者聽之。此地狹而民聚故小民無以耕植紅陽侯  
 占墾草田至數百頃孫寶傳寶任丞相司直時帝舅  
 尚占墾草田至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牧澤畧皆  
 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賈



萬萬以上室聞之遣丞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傳  
相史按驗劾奏立尚。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傳  
禹為人謹厚內殖財貨家以田為業及富貴此地廣  
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漕漑極膏腴上賈傳  
而民稀皆為權貴所有漢惟不能度地以居民故民  
有聚散而地有廣陘富民或田夾一州貨殖任氏傳  
而申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令以賣醬而喻  
後質氏以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氏以  
馬醫而擊鐘。而貧窶無立錫之地舒論上云云此晁  
錯所以言於文帝以為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者其為是歟食貨志  
文帝當是時籍田則開矣文紀二年代田則行矣食  
為武帝武帝末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公田則假貧民  
矣宣紀地負氏田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於時矣董仲舒願限民名田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  
足近古限民名田以賜不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  
頃食貨志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  
田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苟用其言而  
費皆不便也詔書且頃後遂寢不行。  
次第行之小民弱戶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  
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計月上哀帝濫賜董賢之田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王嘉傳曰食  
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百二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見通典及地理志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勸農漢第第勸農而豪奪不禁何勸焉

漢初重租稅以困賈人食貨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令民得田故秦苑囿園池蓋自天子而下至於縣長吏無不以

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耕則天子知勸農矣二年詔開籍田朕親公府遣計吏歸告郡守帥勸農

矣上計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平紀始元元年置大司農部刺史行部問墾田頃畝

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何武傳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亭官見諸生

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成紀建始四年詔曰方東作

國上計則太守縣令知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

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萬石爵上造捐增

以菽粟當其所輸之賦錢弊則勸農之意夫豈不勤

而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

彼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為紅陽侯所占田制則民之

於耕於已何有內郡租歛重於外郡而畊豪民之田

見稅十五食貨志云云則田之所出於已

試其誦論問以得夫然後入傳舍山記皆銀一

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

入阡陌致勞來之勤

少穀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

以勸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而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

何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淳樸難制多緣徙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高祖八年詔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上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治安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

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

由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錯雜風俗不純其出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戚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美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故天下則而象之

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天下

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繡設鍾

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成紀永始四年詔其言諄復

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貴富人則

復徙五千戶于昌陵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此

有五千豪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

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之言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而切之於經制之不立治安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乎

贓吏 漢懲贓罪至嚴然亦不可徒法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陳咸傳程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

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十金弃市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

景初元年詔丞相与廷尉更議著令廷尉信謹与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奪

伍免之士其為舉主者同坐削官或贓不入身猶以選

舉不實而鐫秩並具選則漢之待贓吏其法固已嚴

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

上計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贓二百五十為司

直所奏宰相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而棄

市本傳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許御史大夫持

萬言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田延年盜主

守三千萬廼以大司農而國除氣節則漢之於贓吏

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難以三公九卿之尊馮翊之

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薛宣移書二縣令雖有守

主之盜賊發取錢財則特有所貸而不置之法縣令

朱博使功曹具疏姦贓而令其自改博傳入守主馬

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博知

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小大不敢隱博知

其遺出就職功曹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則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闊略如此哉天法行於權要勢

力之臣而疏闊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  
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乘傳而行郡國者發  
粟賦錢以萬計買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開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  
能為卒之孝文之世興於禮義而刑措不用要亦有  
其本矣

復除 復除多其役則公可為後法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  
攷之於史罷癘有復 漢兵二老有復 高祖二年令蜀  
苦者復勿 租 二老有復 漢兵二老有復 高祖二年令蜀  
民年五十 以 二老有復 漢兵二老有復 高祖二年令蜀  
從軍 不復 二老有復 漢兵二老有復 高祖二年令蜀

有復 子勿 二老有復 漢兵二老有復 高祖二年令蜀

身入粟至五大夫有復 食費志 是謂說上曰 令民入

一人 以 至 功 臣 復 周 勳 等 百 三 六 人 家 子 孫 令 奉

祭關內侯 周 禮 大夫 注 實 者 謂 若 博 士 弟 子 明 經

皆有復 子 五 十 人 復 其 身 則 漢 之 復 除 比 周 官 卿

大夫所掌為尤廣 周 禮 大夫 注 實 者 謂 若 博 士 弟 子 明 經

及六十 野 自 六 尺 以 及 六 十 有 五 皆 征 之 其 舍 者 國

謂 其 書 注 舍 且 又 行 之 天 下 非 如 周 之 所 行 止 於 國

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其夫家之

眾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 周 禮 小 司 徒 之 職 登 其 夫 家 之

各 登 其 卿 之 眾 寡 六 畜 車 驛 辨 其 物 而 漢 則 以 四 時

以歲時入其數 注 若 今 四 時 言 事

言事周大比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徒小同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要注今時八月案比即是也而漢則以八月案比  
蓋凡民數之眾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之可起與  
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  
害其詳且公也今戶籍之制踈而民役之法亂仕者  
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戶畏其倍數則析之增進之家  
患其入役則析之顛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漢校書講筵修史比皆殿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  
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若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

博善為文辭甚重如等視草乃借班固西京賦以為

金馬承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戶名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

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而已按嚴助承明之

詩中復使為文東方朔王褒張子至於奏謚策誄則

又屬之大鴻臚官表秦有典客漢更為大鴻臚景紀

之國大鴻臚蓋未始有定負也東漢始制商書侍郎

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負

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

百石本注主作文書起草通典云後漢尚書郎三十

六人每曹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選有使

能者為之入直官供清錄白綾被以錦練為之給俸博

大官供食物湯官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  
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伯使一人女侍史一人皆選  
端正姦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  
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朱漆地謂之赤墀尚書郎  
口含雞舌香以答對欲氣芬也月賜赤管大筆一  
又改文部掌文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制屢  
官選事云云  
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  
真得王言之體中說周公篇賈夔問讀書之義子曰  
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日命曰制曰詔  
曰贊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有七日命曰制曰詔  
曰贊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有七日命曰制曰詔  
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有所制乎其上湛然其下  
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失之与天下正之  
千變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  
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莽衣黃而牲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尚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典秘書監及攷三輔故事石

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施讎傳顏注引則石

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略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藝文志注如淳引

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

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

藝文志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

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

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

卒歆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大

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有詩賦畧有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祿大夫劉歆侍中揚雄以大夫校書天

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士處之施讎為博士廿二人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劉

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齊廣德王式戴勝林尊皆以博

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上論石渠

百官表中丞在石室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丞在石室

公納石室書而明亦以蘭臺掌圖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丞在石室

本紀及諸博士又云亦以

之室亦為述之所掌文

者皆處於內禁其六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

類皆司馬枚舉嚴助之徒之也

翰苑 西漢代言得王言之餘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

者因陋就簡襲其舊儀卒於更革而不常此創業之

若所以不得不任其責漢高之興本以斷蛇為受命

之符協于火德宜尚赤矣贊張蒼以為水德宜尚黑

公孫臣又為土德而尚黃張蒼傳蒼為計相時緒正

上故因秦時木以十月為歲首而不革推五德之運

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文帝時為丞相卒

就之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以

為非是龍之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度制又見郊祀志蓋至

於文帝時贊誼亦嘗欲改服色以尚黃且二十餘年

皆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豈非雜水火之德而自相尅

戰耶觀魏相舉高帝衣服之制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時令而如淳亦以為百官皆有五  
時服則漢之百官其所常服者莫不順時之宜而至  
於朝服則唯其所尚之色而不致變也蕭望之傳如  
時服至朝服張敞為列卿則巨觔備皂衣二十餘年  
皆著皂衣  
望之傳張敞曰儼世皂衣二十餘年穀永為光祿大  
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夫亦曰濯之皂衣之吏木傳穀永擢為光祿大夫夫與  
一日之此朝服尚黑之證也其他  
悅其在青綠之色且為民常而此之屬則懼其侈靡而  
設為之禁勿止則此服色尚黃使  
服色之大畧也其後則服色尚黃使  
節旄皆以黃而惟用

十一日此服色尚黃使  
服色尚黃使  
純黃其署曰新五以皇命也其何  
所見而然哉

漢書卷之十一



車輿 漢君臣車輿之制不講則乘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自天

子至於百官車輿之節尚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

制士風而百官之駟必以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

之儀祭宮百官長志曰皇家舊章而而天子之乘輿

始備以法駕則侍中參乘左右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文紀如得生大駕則公卿丞引大將軍駟乘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錄之最後一車

垂豹尾豹尾以前分為省中輿服志乘輿大駕三公引

引大僕御大將軍駟

乘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駟亦都行祠天郊甘泉  
備之官有其注甘泉鹵簿又楊雄甘泉賦服履  
注大駕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  
一乘勝豹尾豹尾豹尾前皆為省中又輿服志尚書御  
史所載最後一車豹尾至於百官則秩二千石者車  
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豹尾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轡士風諸侯王六國  
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輿服志注引古今注  
出候王六國朱輪特虎居前左武帝天漢四年令  
朱輪登特熊居前寢寢居左右卿車者也別駕主  
簿則緹屏泥軾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緹屏泥軾  
載前以此漢車輿之大略也然成帝乘大駕以郊泰  
時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楊雄傳是時趙昭儀  
從在屬中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  
載與者皆天下英豪全漢雖乏人陛下獨

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  
定上笑下趙談談位下軍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  
藩車出入閭巷注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法駕乃  
駕一馬宿于鄉亭此天子鹵簿之儀百官車輿  
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宗廟初焉矣古而後辨於禮煩

漢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相去異  
處不叙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  
皇悼皇考有車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  
各有寢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旬至元帝時元成議遷口全  
宗廟異處昭穆不叙宜入就大祖廟而享昭穆如禮  
云云文景在位皆先作顧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猗  
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顧成

廟制變至若漢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  
廟成如厚身存而為廟告曰書之命也景帝廟  
號高陽上皇帝號龍淵中皇帝號鳳皇下皇帝號  
帝號樂游元帝號三壽廟在長安西門外高廟二  
之禮自匡衡貢一之  
七廟之議  
尊高帝為  
送遷傳  
以昭穆而  
已祭禮志  
帝南面高  
禮制無節  
云宗廟  
廟變又

中十月其稱又故蒸二六年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  
太宰又每月一太宰如薩加一祀与此上十二為二  
亦既數矣而郡國園寢便殿之祭又不與焉  
徙所以切嗣於此而不恤乎其他也  
天子七畱今孝惠景皆親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亦光四年  
詔議罷郡國廣丞相元丞等皆曰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庶四祖宗之席萬  
世不毀朕承祖宗之重惟大禮示備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  
五廟而迭毀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掃  
父為也裕祭者廟毀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之禮也臣愚以為高帝定天下  
惠孝文孝景廟宜毀太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為文  
帝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孝武攘四夷宜  
為世宗之廟世下詔從之孝景及皇考廟皆罷玄成

魏匡衡為丞相上寢疾豐宗祖漢罷郡國朝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下爵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以七廣言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无功德上覽其議從之制曰歆議可

曆數 漢太初曆未善而儒者知曆可喜

漢初用古曆嘗有後天下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

律歷志漢只庶事卓創以比平侯張蒼言用顛頭曆而晦朔月見弦望多非是至武帝元封

問史迂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迂等議造

漢曆其術本於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

日法號太初曆 志云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

懷宜改正朔遂詔遷遂與侍郎尊等造漢曆初曆乃

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律長九寸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鍾弦望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 志云詔迂用鄧平所造八十一

家復使校律曆昏明官者得干陵渠復曆太初曆

如連珠陵渠奏而後之曆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曆為

驗相御史等雜儀上材課壽王疏遠按壽王非漢曆

初曆第一即墨徐乃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一

也及攷史迂所著曆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

曆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迂之所自造者乃置而不取

耶蓋古曆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及改新曆而後

天之失尤甚於古曆此迂之所以不取八十一分之

會稽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十二

法也考之律曆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二月甲子朔冬

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

賈逵論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

者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曆四分法在斗二

十六度中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夫建

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与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

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於牽牛之前

四度五分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

進退於牽牛前且謂牽牛前四度則正處於建星牽

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比於建星

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之曆未為

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者

其附下周上亦甚矣然獨有愛於漢之曆官不專付

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一職如司

為大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司馬遷為太史令自謂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司馬遷報云而劉歆揚雄張衡之徒

皆能明於曆紀志孝成由劉向總六經列是非作五

諸張衡傳善機巧尤致意於天文陰陽曆算及

玄言謂崔暉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与

五經相類非徒傳記之屬徒使人論莊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安帝時為太史令作渾天

儀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

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

災異談笑可以警君張禹方士皆罪人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

祀后黨奢侈則有其災五行志云劉向五符傳尺曰

時則水濁下翼鳳傳元帝時二月地震七月地震

辛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地大震其後連月夕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

矣今二后之黨滿朝非時歟位執尤奢侈過君道不

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修權臣擅政則有其災

李尋傳哀帝即位召尋待詔

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君不

修道則日失其度晝暎昧無光劉向傳成帝時上無繼

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大將軍乘

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封

此宜黜遠外戚無授以政又杜欽傳日食王章上封

事言鳳專權

藏主之過

自董仲舒劉向睦孟夏侯勝京房李壽

翼奉之徒皆有是言

睦孟等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

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勝

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

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明者也

雖其事未必盡然然使其君反已內省敬畏恐懼仰

觀蒼二而不敢有恣睢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

也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三年春

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

師朕其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元年春正

月己亥朔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

心不專以是應而為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啓

人主畏天之心可也張禹於此乃引聖人不語怪神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頗意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

左右淵問禹以天災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二



自見年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  
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上不疑王氏  
是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焉用彼相為哉嘗觀武  
帝栢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戶以厭勝之時栢梁災受  
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  
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  
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郎勇之廼曰  
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建章宮  
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  
朱安用成於江充詳見矣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紀  
太子江充公孫賀等傳  
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服避  
服避正殿五月鳳凰集北海安丘淳于○素服避  
毀不旋踵而鳳凰之瑞集于北海蓋武帝惑於方士  
之術而魏相風雨之奏相傳宣帝時上疏云云君其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風雨  
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而亡瘵  
所由生也耻寇賊發矣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也然則天  
譴之來可以修德禳而不可以人力勝云

祈祭 文帝以祭為民致後人淫祀無極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  
帝切於愛民而謂禴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  
圭幣除祕祝之官以為民祈福文紀十三年詔除祕  
祝之官移過  
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主  
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圭幣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  
姓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其為  
事已舛矣宣室之間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賈  
傳文帝微詣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謹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拜為樂

王傳 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  
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巡海而求神仙  
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  
惟尚方者以方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  
人求蓬萊神人宿留海上与方士  
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築宮而致泰一又志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登天地泰一諸鬼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祝史祠官相  
望於名山大川之上志公孫卿言神仙如迂闊積以  
治官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凡他山名祠行過則  
祠去則已方士所與祠各自主其人然則已祠官不  
主能祠皆  
如故○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一已百姓困而  
國用竭福何有於已哉終漢之世凡一歲三萬七千  
祠志京師諸縣皆有侍  
祠使者尺復前出所嘗與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  
歲三萬七千而王莽又崇置之自上自天地六宗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志莽篡  
蓋自文帝有以闢其端  
也胡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彙  
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  
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  
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見郊  
祀志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  
哉

告老 傳待退老礼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  
綬乞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元帝  
時于  
定國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御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史高  
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哀帝時彭  
宣為右將軍賜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綏以閭內疾歸家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又二疏韋賢皆賜金 此其

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于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

是也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上大夫歸老于家並本傳。

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兩龔勝為光

祿大夫大邴漢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俱乞骸骨恭依

故事白遣勝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文二入

以老病罷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有聽其罷歸而

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趙充國罷就第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仲舒歸居朝有不得告

謝令其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張禹以丞相告老

禮如丞相相孔光以太師位詔黃門令為省中置坐

凡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

取如故並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時思所以全其終

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愚

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膺是禮耳

鬻爵由權宜而至至監獨黃霸非監

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得復一人復除武帝置武

功爵直以國用匱乏故除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

爵得至樂卿有止法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

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得至樂卿

以顯軍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異法制亦以周密然

卜式輸財聚邊賜外徭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

賜爵左庶長駸於封侯而無禁式傳時漢方事匈奴

財半助邊役式復持錢二十萬河南太守以給徒  
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因前欲  
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陞四百人式又盡復與  
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光為助費上於是以式終  
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後呂嘉反式上  
書願與子男請行死之以尺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  
侯注從役外得復除四則其過於樂卿而不知其幾  
倍矣自後補郎除吏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  
衰而吏道雜矣貢禹上書元帝云武帝用度不足使  
有財者顯於世又食貨志有司請令民買爵云二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二道雜而多端官賦耗廢  
。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  
者黃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  
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蓄養  
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本傳霸入谷

書正二百石卒史以廉稱以勸入財為官使領郡錢谷  
大守復為大守務農節用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  
縣密初若煩碎然勸精力能推行之必為天下第  
此其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  
而泛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宗室

宗室輕故墮王莽計惟

皇朝不可及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啓九國封王子弟見諸侯其大  
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  
糾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踈遠此其敬  
宗叙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仕於京師  
者宗正劉卽朱虛侯劉章東平侯故其議定策立未  
嘗不與劉揭立文帝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前信傳先為東平太傳入為右扶風後  
諸侯國人不待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廩大位其上  
卒將軍印綬以國內侯歸家又兩龔傳勝為郡吏三  
卒為尉一為丞勝輒官乃去昭帝於是詔許辟疆  
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祿大夫為長樂衛尉矣昭紀始  
以宗室无在位者卒茂材刘辟疆刘長樂皆為自是  
光祿大夫辟疆為長樂衛尉亦見楚元王傳。  
辟疆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向之子  
歆為騎都尉刘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帝時任  
尉奉車光父子相繼登于朝著者惟是楚元王之後  
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召宗  
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漢元至  
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  
察其不從教者聞于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平紀元  
始五年  
拾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礼畢皆增秩補  
吏各有差詔曰維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之子孫漢  
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  
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  
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  
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宗伯請以聞。  
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  
頌者刘豈非有以激之哉今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  
食其租稅無漢氏專城之患而其仕於朝者均秩內  
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鄉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宦官冢宰轄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可哀  
漢自高惠以來皆有宦官大抵官闈左右之任宣受

詔命陪從輿輦而已官志中常侍官官掌侍從左右

對中黃門宦官居則宿衛守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

其家申屠嘉傳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其寵

可謂極矣一有怠慢之容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之

而無桀驁難制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官中如郎

中令王陵傳呂后以辟陽審食其為左丞相幸於呂

因决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

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媒近

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徒恩寵優渥亦未始委之

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嫣傳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

益親嫣上欲事代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貴官至上

大夫賞賜擬鄧通嫣侍出入承巷不禁以姦聞皇太

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然不能得延年坐法

腐則給事狗盜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李夫

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叶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而與上卧起其愛幸時韓嫣父之延年弟貴與中人

沒其愛弛上卒誅延年至宣帝始以宦官為中書

而弘恭石顯俱以閹人父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

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

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於中書

專權邪僻賊害忠良朋黨西漢宦官之禍莫甚於此

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

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冢宰矣冢宰寺

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夫惟統於冢宰

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哉

漢唐事笈對策機要卷之十二

